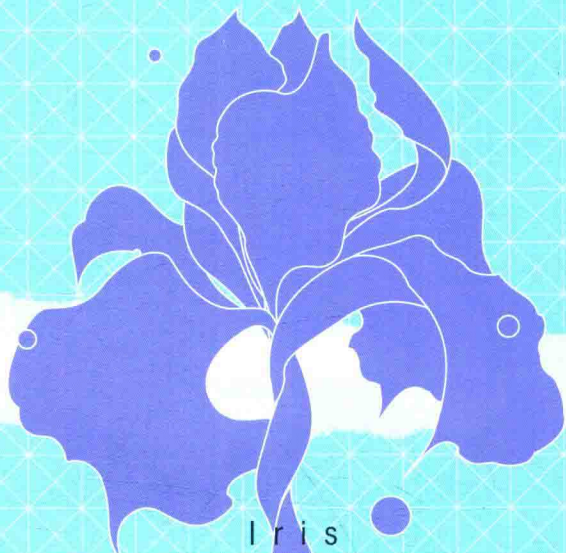


大作家童话

HERMANN HESSE



Iris

鸢尾花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——著

印芝虹——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大作家童话

HERMANN HESSE

Iris

鸢尾花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——著

印芝虹——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: WX18N13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鸢尾花 / (德) 赫尔曼·黑塞著; 印芝虹译. — 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9. 1

ISBN 978-7-5695-0211-4

I. ①鸢… II. ①赫… ②印… III. ①童话 — 作品集 —
德国 — 现代 IV. ① I516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8653 号

鸢尾花

YUAN WEI HUA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 印芝虹 译

责任编辑	焦 凌
特约编辑	陈巧文
责任校对	高 歌
装帧设计	COMPUS·汐和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	5.5
字 数	90 千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95-0211-4
定 价	39.8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, 请与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: (029) 85303879

目 录 | Contents

凡尔杜	1
侏儒	27
诗人	55
奥古斯图斯	65
笛梦	93
鸢尾花	103
另一星球的奇怪消息	127
艰难的路	149
欧洲人	159

凡尔杜

年 集

通往凡尔杜城的大道绵延伸展，穿过丘陵广布的国土，时而傍着一片片树林或葱绿、广阔的牧场，时而挨着大片大片的玉米地；越靠近凡尔杜城，沿途的农庄、乳牛场、花园和乡村别墅就越多。大海在千里之外，遥不可见；似乎这世界除了矮小的山丘和秀丽的小山谷，除了牧场、森林、农田与果树草地，再没有其他东西。这是一个不缺水果与坚果、不缺牛奶与鲜肉、不缺木材的国度。乡村漂亮干净，民众正直勤劳，不喜欢危险、刺激的活动；如果生活水平与邻人相若，每个人都心满意足。这就是凡尔杜国的模样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亦是如此，只要别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。

这天早上，打第一声鸡叫起，通往凡尔杜城（与国家同名）的漂亮大道上就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这番景象一年只能见到一回，因为今天城中要举办大集市。这几周来，方圆二十里的人们——无论是农夫村妇、师傅伙计，还是长工女仆、小伙姑娘——没有哪个不做梦都想着去的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行，牲口与小孩、病残与老弱也需留人照料。谁要是“中了彩”，不得不留下来看家护院，他的生命就仿佛白费了一年。即便一大早上，灿烂的太阳就温暖喜庆地悬在夏末蔚蓝的天空上，他也感到很不痛快。

主妇与女仆们挎着小篮子出发；小伙子们刮净了脸，每人在纽扣眼中插一朵丁香或紫菀，一身周末打扮；女学生们头发仔细编成的辫子，在太阳底下湿湿的发亮；驾着马车的人在马鞭柄上系一朵花或一条小红带，有钱的还会在马具上套上宽大的装饰皮件，上面挂满擦得锃亮的黄铜片，一直挂到马的膝盖。栅栏马车队驶来了，车上用弯曲的山毛榉树枝搭了绿色的顶棚，顶棚下挤满了人，怀里抱着篮子或孩子，多数人在大声合唱。车流里有时会跑出来一辆特别漂亮的马车，上面插满彩旗和各色纸花，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夹杂在绿色山毛榉叶间；车内流出响亮的乡村音乐，树枝间半明半暗处能看到金色的圆号与小

号可爱地闪烁着。打太阳一出来就赶路的孩子们哭起了鼻子，满头大汗的母亲哄劝着；有些人碰到好心的车夫，搭上了便车。一个老妇用童车推着一对双胞胎，两个都睡着了，枕头上熟睡的脑袋之间躺着两个布娃娃，有着同样圆圆的红脸蛋，穿着漂亮衣服，头发整齐。

谁要是住在路边，今天又没有上路赶年集，看着眼前应接不暇的景象，就会度过愉快的早晨。不过这样的人是少数。一处花园台阶上坐着一个十岁的小男孩，他在哭，因为他要和祖母留在家中。等到坐够了哭足了，正好看见村里的几个男孩跑过，他便跃身跳到大街上，加入他们的队伍。离这儿不远住着一个老光棍，对年集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因为他心疼钱，他计划在今天这个到处充满欢庆的日子里，安安静静地修剪花园高高的山楂树藩篱，因为那树篱必须得修剪了。没等晨露稍干，他就拿着他的大剪刀干劲十足地开始了。可是还不到一小时，他便停下来不干了，生气地溜进屋内，因为没有哪个路过的小伙子——无论是走过还是坐车经过——不惊讶地看他修剪树篱，拿这不合时宜的勤快开玩笑的，而姑娘们则跟着大笑。当他恼火地举着长长的剪刀吓唬他们时，所有人都笑着朝他挥舞帽子。这会儿他正坐在屋里紧闭的窗户后，透过窗缝忌妒地向外

张望。等到怒气慢慢消失，又看到最后一小拨赶集人匆匆而过，好像赶着去领受赐福似的，他便也穿上靴子，往钱袋里装了一塔勒¹，拿上拐杖准备出发。这时他快速闪过一个念头：一塔勒太多了。于是又把钱拿出来，换成半塔勒装回去，收紧袋口。他把钱袋藏入口袋，锁上屋子和花园的门，快步赶路，竟然在进城的路超过了一些步行的人——还有两辆马车！

他走了，房子与花园空了，大道上的尘土开始渐渐沉降，马蹄声与器乐声减弱、消散，麻雀从收割后的农田那边飞过来，沐浴在白色尘埃中，查看嘈杂的人群有什么落下的东西。大道上空空如也，死寂、闷热，远处还不时飘来微弱、缥缈的欢呼声和听似圆号的乐声。

这时，从森林中走出一个男子，宽阔的帽檐低低压下，遮住了他的眼睛，他不紧不慢地独自走在荒凉的大街上。他身材高大，步伐稳重，像是经常徒步旅行的人。他一身灰衣，毫不显眼；帽檐下的眼睛认真安静，仿佛对世界再无所求，却又全神贯注于每一件事，从无遗漏。他看到数不清的凌乱车痕，看到一匹马的蹄印，看到远方一片尘雾中，山丘上小小的凡尔杜城里那些闪闪发光的屋顶，还看到一处花园里有个矮小的女人

¹ 18世纪仍在德国流通的银币。

万分惊慌，焦急乱窜，她在呼唤某人却不见回应。他看到路边闪烁着细微的金属光泽，俯身捡起一枚锃亮的黄铜圆片——那是从哪匹马的项圈上掉下来的——他把它藏在身上。他还看到大道旁刚被修剪了部分的老山楂树树丛。活儿一开始干得仔细利索，兴致盎然，越到后面就越显糟糕——篱笆一会儿剪得太低，一会儿又有忘剪的枝杈乱蓬蓬地戳出来。此外，陌生男子还在大道上看到一个布娃娃，它的脑袋估计被车轮碾过；找到一块黑麦面包，上面融化的黄油还闪闪发光；又发现一个结实的皮钱袋，里面藏着半塔勒。他把布娃娃靠在路边的挡车石上，把面包掰碎了喂麻雀，把装着半塔勒的钱袋塞进了口袋。

荒凉的大道上极为宁静，沿路两侧的草坪落了厚厚的灰，草都被日头晒蔫了。邻近的一户农庄四下无人，只有鸡在到处乱跑，在温暖的阳光里说梦话般地咯咯叫着。一处淡青色的白菜园里，一位老妇人弯着腰，在干燥的地上拔杂草。男子喊她，问到城里还有多远。然而后者是聋子，他更大声地喊，她只是无助地看着他，摇晃满头灰发。

他继续走，不时听到城市那边传来音乐，忽而喧哗，忽而沉寂，越来越频繁、持续，最后就像远处的一道瀑布似的响个不停，音乐喧嚷、人声鼎沸，仿佛全人类都在那里同享欢乐。

大道一旁有条宽阔的小溪静静流淌，水面上有几只鸭子在游，水面下摇曳着棕绿色的水藻。大道开始上坡，溪流则拐向一侧，一座石桥跨过溪流。低矮的桥栏上坐着一个男人，是个瘦削的裁缝。他垂着脑袋在睡觉，帽子掉在尘土里；旁边坐着一只滑稽的小狗，看护着他。陌生人想叫醒睡觉的人，怕他在熟睡中翻过桥沿掉下去。但他瞥了眼桥下，看到桥不高，溪水也很浅，便由着裁缝继续坐着睡。

经过一段小小的陡坡后，迎面便是凡尔杜城的城门。城门大开着，却看不到一个人。男子穿过城门，他的脚步在石子路面的巷子中发出响亮的回声。巷子两侧沿着各家房屋停了一长溜卸下了牲口的空马车。其他巷子里传来低沉的吵闹声，这里却不见一人。小巷里只有楼上的窗户映照着金色的日光。男子在这里稍事歇息，坐在一辆侧栏马车的车辕上。待准备继续前行时，他把在城外捡到的那枚黄铜片放在车夫的座位上。

他还没走出那条巷子，就被喧哗声与年集的闹腾包围了：成百上千个小摊贩叫卖着他们的货物，孩子们吹着镀银的小号，屠户从沸腾的大锅里捞出整串整串油乎乎的新鲜香肠。一个江湖郎中站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，厚厚的眼镜片儿后目光热忱。他挂起一块板子，上面写的尽是各种跌打损伤和疑难杂症的名

称。一个留着黑长发的人从他身边走过，用绳子牵着一头骆驼，那牲畜伸着长长的脖子，高傲地俯视人群，咧开的嘴来回嚼动。

森林里来的男子全神贯注地望着这一切，任自己被人潮推来挤去。他这里瞧瞧卖连环画的摊子，那里看看裹了糖的胡椒蜂蜜糕上雕的名言警句，但哪儿都不停留，一副还没找到要找的东西的模样。他缓慢地朝前移动，来到巨大的主广场，有个卖鸟人窝在角落里，小笼子中传出红雀、鹌鹑、金丝雀、篱雀的声音。男子细听了一会儿，轻轻吹起口哨回应它们。

突然，他看到旁边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，似乎所有的日光都聚焦于一点之上。他走近了些，发现是面大镜子，挂在一个小木棚里。大镜子周围还挂着其他镜子，数以百计，有大的、小的，有方的、圆的、椭圆的，有挂壁镜，也有立地镜，还有手镜以及又小又薄的口袋镜——可以随身携带，叫人不会忘掉自己的长相。卖镜人站着，一边拿一面手镜捕捉明亮的阳光，再让闪耀的反光在他的摊子上舞动，一边不知疲倦地叫喊：“镜子，先生们，来这儿买镜子！凡尔杜最好最便宜的镜子！女士们，漂亮的镜子！往这儿看哪，全是货真价实的上等水晶做的！”

陌生男子在镜摊前站定，就像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东西。看

镜子的人中有三个年轻的乡下姑娘。他站到她们旁边，看着。这是三个活泼、健康的农家姑娘，不漂亮也不难看，穿着厚底鞋与白袜子，梳着金色的、晒得发亮的辫子，眼神热忱、年轻。三个人手上都拿了面镜子，但都不是又大又贵的那种。她们犹豫着，品咂着选择的迷人痛苦；每个人魂不守舍地望向光亮的镜子深处，观察自己的容貌——嘴、眼睛、脖颈上的小饰品、鼻子上的点点雀斑、齐整的发缝与粉红的耳朵；她们安静而严肃，看着镜子里三双喜气洋洋的大眼睛，以及望着自己的镜像。

“啊，”他听到第一个姑娘说，“我多想有一头金色的长发，一直垂到我的膝盖！”

第二个姑娘听到女伴的愿望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更加恳切地望向镜中。接着，她也羞红了脸，说出心中梦想：“我——如果我可以许愿——我想拥有最最美丽的双手，雪白、娇嫩，手指细长、纤瘦，有着粉红的指甲。”说着，她望向自己握着椭圆形镜子的手：它不难看，但手指粗短、手掌厚实，是整日劳作的结果。

第三个姑娘——三人中最小、最快乐的一个——笑了，高兴地喊：“这个愿望不赖。但你可知道，手并没那么重要？要是从今天起能成为凡尔杜最灵巧的舞者，我就最开心了。”

这时，姑娘突然吓了一跳，转过身来，因为她在镜子中看见身后有一张陌生的脸，脸上有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。她们三个始终不曾察觉到站在身后的男人。这会儿她们惊讶地看着他的脸，而他则朝她们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们刚刚许下了三个美好的愿望，姑娘们。你们都是当真的吗？”

最小的那个把镜子放在一边，双手藏到背后。她来了兴致，想让这个男人为她受到的小小惊吓付出代价，并已经在考虑说什么刻薄话；但是当她看着他时，他眼中蕴藏的力量令她不知所措。“我许了什么愿望，关您什么事？”她只说出这么一句，脸就红了。

但是另外一个许愿要一双纤细的手的姑娘，觉得可以信任这个高大的男子，他身上有着某种父亲般的、令人尊敬的东西。她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是认真的。难道还能有更美好的愿望吗？”

卖镜人靠了过来，其他人也侧耳倾听。陌生男子将帽檐推高，露出亮堂的额头和威严的眼睛。他朝三个姑娘友好地点点头，笑着大声说道：“看，你们许愿的东西，都已经有了。”

姑娘们互相看了一眼，而后迅速地看向镜子，三个人既惊讶又喜悦，面色发白。第一个姑娘得到了一头浓密的金色秀发，那秀发长得垂到膝盖；第二个握着镜子的手变成了最雪白、最

细长的公主的手；第三个突然换上了一双红色的皮舞鞋，踮着细长的脚尖，宛如一只鹿。她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拥有美丽双手的姑娘激动地流出了眼泪，她靠在女伴的肩头，欣喜的泪水直流到金色的长发上。

这个奇迹般的事件从镜子摊的惊呼声里开始传开了。一个年轻的手工匠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他瞪大眼睛站在那里，盯着陌生男子，仿佛石化了一样。

“你自己不想要些什么吗？”陌生男子突然问他。工匠吓了一跳，完全迷糊了，目光无助地四处转动，想瞅瞅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许愿的。这时他看到肉铺的摊前挂着很大一圈又粗又红的脆香肠，他指向那里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想要一圈那样的脆肠。”看哪！一圈香肠已经挂到了他的脖子上。围观的人们笑着大喊起来，每个人都试图挤得更靠近些，每个人都想许个愿。他们也都如愿以偿。下一个轮到的胆子变大了，许愿要一套全新的周末礼服，几乎没等他说完，他便身着华美崭新的衣服，市长穿的也没他好。接着来了一个乡下妇女，她鼓起勇气说想要十个塔勒，说着塔勒马上就在她口袋中叮当作响。

这下人们见证了真正的奇迹发生，消息野火一样传遍了集市广场，传遍了整座城市。很快，人们围着卖镜人的摊子挤成

一个庞大的圈。很多人开起了玩笑，可有一些人全然不信，一副怀疑的口气，还有很多人已被欲念灼烧得双眼发红，满脸发热地跑过来，表情中充满渴求与担忧——每个人都生怕泉眼会在自己喝到水之前干涸。男孩们许愿要糕点、弓弩、小狗、一袋袋坚果、书本和玻璃球；女孩们穿着新衣服，戴着丝带、手套，打着新的遮阳伞幸福地离开。一个十岁的小男孩，受年集的盛况感染，摆脱所有的约束，从祖母身边跑出来，用清脆的嗓音表示想要一匹小马驹，还一定得是黑色的，瞬间，他身后就有一匹黑马驹在嘶叫，脑袋亲昵地摩擦他的肩膀。

一个老光棍手里拿着一根徒步杖，挤过被魔法完全迷住的人群，颤抖地走上前来，情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。

“我想要，”他结巴地说，“我想……想要两百个……”

这时，陌生男子细细打量他，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皮钱袋，举到这个兴奋的小个子眼前。“等一下！”他说，“这个钱袋不是您丢的吗？这里面有半个塔勒。”

“对，是我丢的。”光棍喊道，“这是我的。”

“您还想要它吗？”

“要，要，给我！”

他得到了他的钱袋，但这样就把许愿机会用掉了。意识到

这点，他便满腔怒火地举起拐杖挥向陌生男子，但没有打中，只打落了一面镜子。镜子的破碎声还没消散，卖镜人已经站在一旁，要求赔偿，光棍只好掏钱。

现在走上前来的是一个肥胖的房主，许愿要一笔资产好为他的房子盖新屋顶。紧接着，一整片铺着新瓦、砌着刷了白灰的烟囱的屋顶便在他家所在的巷子里闪耀。所有人又骚动起来，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不久便有个恬不知耻的人，许愿要一座建在集市广场上的四层新房子，一刻钟后，他已经躺在高楼窗台上，从那里看着年集。

这个时候，年集已不再是年集。城市所有的活力都来自镜摊所在之处，就像河流的源头。这里有那个陌生男子，这里人们可以许下愿望。每一个愿望都伴随着惊叹、忌妒和笑声。一个饥饿的小男孩只许愿要了满满一帽子李子；同样是一顶帽子，一个不那么客气的人用塔勒填满了它。一个臃肿的女贩子许愿除去她沉甸甸的瘤子，男子给她变没后，引来满场的欢呼与掌声。但愤怒与忌妒却在这时显露出它们的能耐：女贩子的丈夫与她生活不睦，他改变了原可让自己发财的愿望，许愿让消失的瘤子再回到它的老地方。既然有了一回这样的例子，人们便带了大群伤残病弱者过来。当残疾者开始跳舞，盲人幸福地迎